

试论当代叙土关系

严庭国

摘要: 叙利亚与土耳其同属伊斯兰国家,互为邻国,是中东地区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国家。由于叙土政治地缘的重要性,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成为被争夺、拉拢或打压的对象,客观上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各种矛盾。当代叙土关系一直紧张,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的争斗不断。但是随着海湾战争的爆发,尤其是美英军事占领伊拉克之后,两国为了维护根本利益,开始从互相猜忌走向互相信任。两国关系呈现出的健康和稳定发展势头。

关键词: 叙利亚;土耳其;关系

叙利亚与土耳其两国同处中东地区,又同属伊斯兰国家。叙土互为邻国,拥有845公里的共同边界。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土耳其的亚美尼亚高原,流经叙利亚和伊拉克,注入海湾。两河流域哺育和滋养了沿岸地区的人民,创造了光辉夺目的两河流域文明。历史上,阿拉伯与土耳其的矛盾和冲突可追溯到4个世纪之前,阿拉伯史学家大都认为,近代阿拉伯人落后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奥斯曼帝国的黑暗统治,它不仅阻碍了阿拉伯社会的进步与革新,而且为欧洲列强侵入阿拉伯国家铺平了道路。与此相反,有些土耳其学者则认为,土耳其落后的最大原因是其近代与阿拉伯人搅在一起,拖累了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土耳其自1923年建立共和国以来,凯末尔倡导实施世俗制、政教分离和走向西方民主化的政策,从而发展为世俗化程度较高的伊斯兰国家之一,并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近年来,土耳其决意抛弃自己的东方属性“脱亚入欧”,采取倒向西方的政策,客观上扩大了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叙利亚之间业已存在的裂痕。目前,叙土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双方在伊斯肯德伦的归属、幼发拉底河水资源的分配、库尔德民族问题和土以军事合作等问题的处理。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障碍,由上述问题引发的摩擦和冲突,不仅影响叙土两国的内部稳定,也会导致中东地区局势的动荡。

1. 伊斯肯德伦的归属

现在的土耳其哈塔省(叙称伊斯肯德伦),原本是叙利亚领土的一部分。二战爆发前夕,为了拉拢土耳其,促使其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法国不顾委任统治地叙利亚的国家利益,于1939年7月23日与土签订了《法土协定》,将叙的伊斯肯德伦管区

划割给了土耳其。^[1]叙利亚自1946年4月17日获得独立之后,历届政府都拒绝承认土对伊斯肯德伦的主权,并为收回伊斯肯德伦的领土主权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叙坚持认为,《法土协定》是非法的,土对伊斯肯德伦的宗主权也是非法的。为了平息两国在伊斯肯德伦领土上的争端,土一直希望通过与叙达成一项水资源分配的协议,作为对叙领土损失的补偿和交换,从而真正获得对伊斯肯德伦的主权。然而,叙在这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不依不饶,始终不退让。在伊斯肯德伦归属的问题上,叙土在没有找到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之前,双方的这一领土矛盾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2. 水资源的分配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古代的两河流域文明,它们也是土耳其和叙利亚的“生命之水”和“母亲河”。两河都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的亚美尼亚高原,也都流经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中,幼发拉底河全长2361公里,源头是卡拉苏河和穆拉特河,大大小小的源头河流在土耳其境内的凯班水库汇合,成为幼发拉底河的主要水源。幼发拉底河在杰拉布卢斯附近进入叙利亚,流经叙利亚的东部平原地区,在古赛拜附近进入伊拉克,在古尔奈,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汇合,在法奥附近注入海湾。幼发拉底河的年径流量为320亿立方米,其中88%来自土耳其,12%来自叙利亚。底格里斯河全长1950公里,源于土耳其埃拉泽东南约26公里的哈扎尔湖,出湖之后,向东南流去,成为叙土界河。在扎胡以西,进入伊拉克,年径流量为422.3亿立方米,其中40%来自土耳其,50%来自伊拉克,10%来自伊朗。

自20世纪60年代起,叙土两国就开始为幼发

拉底河的水资源分配不断发生争吵。1962年,在未征得叙、伊同意的情况下,土单方面减少了幼发拉底河流入叙伊两国的径流量,三方为此争执,几乎兵戎相见。叙伊一起采取了军事行动,两国军队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跨过边界,突入土境内,用武力迫使土耳其放水。叙伊两国当时声称,土若不加大幼发拉底河的径流量,叙伊两国的空军将对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大坝以及整个安纳托利亚水利工程实施大规模的轰炸。面对叙伊两国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土曾紧急通报北约组织,请求北约组织的军事保护。当时在伊斯肯德伦湾的美国太平洋和大西洋两舰队立刻派出了两支航母特混编队,并迅速起飞了共约250架次的F-14和F/A-18型战斗机,以保护土耳其庞大的水利工程设施。在土领空,差一点与叙伊两国空军发生交火。^[2]

为了商讨水资源的分配问题,1965年9月,土叙伊三国在巴格达召开会议。会上三国各自提出了对幼发拉底河水资源的需求量:土140亿立方米,叙130亿立方米,伊180亿立方米,总需求量为450亿立方米,是幼发拉底河常年径流量320亿立方米的1.4倍。脱离实际的巴格达会议最终不欢而散,三方未能达成合理的分配方案。

自20世纪70~80年代起,土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振兴国民经济,实施了一系列庞大的截流建坝工程。土先是在幼发拉底河上建造凯班水坝和卡拉卡亚水坝,然后在两河流域的上游实施了跨世纪的“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工程”。该工程由21个水坝组成,计划耗资288亿美元,这是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程。“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工程”从开工起即遭到叙伊两国的强烈反对和严正抗议,土因此无法从世界银行获得必要的工程贷款。为了平息叙的怨愤,土总统厄扎尔于1987年7月15~17日访叙,签署了《土叙经济合作议定书》。根据议定书,土在修建水坝期间,自土流入叙的幼发拉底河径流量,不得低于每秒500立方米的标准。然而,在实际履行中,流入叙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径流量时常低于每秒500立方米。随着叙土两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双方在水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将更趋激烈。

3. 土以军事联盟问题

在叙土关系中,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军事联盟是最为棘手的。土以军事联盟不仅威胁着叙的国家安全,而且对叙的外交战略也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1948年以色列立国之初,土是最早承认以色列的中东伊斯兰国家,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最为良好的盟

友。^[3]1994年3月,在美国的穿针引线下,土以两国情报机构签订了《安全与保密条约》。1996年2月,土以签署了两国军事合作协议,拟在军事培训和军工生产等诸多军事领域进行合作。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土以军事联盟的正式启动。同年4月,土耳其允许以飞机在土领空盘旋,并向以提供使用土机场的便利。此后,以色列宣布帮助土在沿叙边界一线建造一组先进的电子间谍网。1998年1月,美、以、土三国军队在地中海东部(与叙沿海相对的海域上)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4]土以军事联盟打破了中东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平衡,它不仅使以色列摆脱了在中东地区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而且极大地威胁着与以、土毗邻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叙利亚的国家安全。

以色列是叙利亚的宿敌。土以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令叙深感不安。对此,叙曾希望与伊朗和埃及结盟,与土以军事联盟抗衡。以色列通过与土结成军事联盟,对叙形成夹攻之势,这样既改善了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又有利于弱化叙在中东和谈中的强硬立场。在与土交换情报和为土建立情报网络中,以色列获得了许多叙利亚最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以色列国防部长穆迪凯表示,“以土合作将巩固中东地区的稳定,他有意将这一合作扩大到两国安全机构,以便相互利用对方的情报”。土以军事合作使以色列在与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对抗中占得了优势,符合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大国的愿望。土以军事联盟不仅增强了土以各自的战略力量,而且使土以两国取得了对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战略优势。

为了缓解以色列的用水危机,土以两国达成了一项正式协议,土将在未来20年中以较高的价格向以色列输送10亿立方米的淡水。^[5]分析人士认为,土以供水交易的背后大有文章,土通过向以提供水资源,换取包括飞机、坦克在内的大批以色列先进的军事武器,表明土以两国的军事关系在双方水资源交易的支撑下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土以军事联盟对中东地区均势格局的影响,引发了中东地区战略力量的重组,导致中东地区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缔结土以军事联盟不完全是两国关系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迎合了美国的中东战略。当时美国外交部发言人尼古拉斯·贝任兹曾直言不讳地说,加强与土以的军事合作,对美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在美国的安全战略框架内,密切与土以的合作关系是美国在中东政策中极具生命力的目标。

土以两国都是美国亲密的伙伴国和忠实的同盟国。1993年6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夫称：“土是地区大国，与其建立牢固的、永久的伙伴关系的原因在于：(1)土是中东地区迅速崛起的大国，土不仅反对原教旨主义势力，奉行温和的穆斯林教义，而且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可以帮助美国遏制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扩张；(2)土的外交基础仍然是与美建立军事同盟。”

目前，在美国制裁政策的高压下，为了摆脱伊拉克战后形成的被动局面，叙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表现出了相对灵活的立场，它有意通过土耳其做以色列的工作，进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而土政府也多次明确表示，土愿意充当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关系缓和的斡旋者。就土而言，它也有改善与叙关系的意愿。

4. 库尔德人问题

库尔德人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跨国界民族，有自己独立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习性。库尔德民族的母语为库尔德语，属印欧语系。公元前614年，库尔德人生活在伊朗西北部的扎格罗斯山区和土耳其东南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今天的库尔德人大都生活在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少量生活在叙利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另外，北美和澳大利亚也有一些库尔德人。自古以来，生活在阿拉伯人、突厥人和波斯人中间的库尔德人一直在争取独立，但内部纷争严重，部落众多，宗派林立，很少能用一个声音说话，所以不仅难以获得独立，反而成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相互攻击的一张牌。1998年土耳其以叙利亚包庇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党魁奥贾兰为名，威胁要向叙发动战争，叙则毫不示弱，表示准备应战。后来，叙将奥贾兰驱逐出境，才避免了一场叙土之间的战争。

作为对幼发拉底河水分不公的反应，叙利亚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向土耳其最大的左翼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提供保护，向靠近伊拉克北部边境地区的库尔德人武装营地提供武器装备。库尔德工人党的政治目标是：为聚居在土东南部的库尔德族争取民族自治的权利，建立以迪亚尔巴克为首都的“北库尔德斯坦国”。为此，库尔德工人党与土政府进行了十多年的武装斗争，双方死亡约1.35万人。叙为了得到充足的幼发拉底河的水资源，不时地利用库尔德工人党对土政府施压。只要土不兑现排放每秒500立方米幼发拉底河水径流量的承诺，库尔德工人党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就会高涨起来。

而当土要求叙停止支持库尔德工人党时，叙就会遏制一下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将其营地转移到贝卡谷地，同时要求土提高幼发拉底河水的径流量。

1991年，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受到了联合国的制裁，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则得到了美国的保护。包括土库尔德工人党在内的整个库尔德民族运动都深受鼓舞，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发展。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多位官员表示，伊拉克已经原则上同意实行联邦制，只是在具体的形式上仍然存在分歧。其中最敏感的问题是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权力问题。按照临管会中5名库尔德代表的意见，要求把伊拉克东北部的埃尔比勒、基尔库克、杜胡克、苏莱曼尼亚4省的全部地区以及北部迪亚拉和摩苏尔两省的部分地区都划为库尔德斯坦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实行高度自治。他们的这一要求不仅遭到居住在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的反对，而且也引起了叙土两国的高度警觉。

叙土均与伊拉克相邻，两国在与伊拉克接壤的地区也都有库尔德人居住。叙土担心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一旦获得独立或享有高度自治权，必将刺激自己境内库尔德人的分裂倾向。尽管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领导人目前还没有公开提出独立，但是库尔德人的建国欲望人所共知，由来已久。叙土两国深刻认识到，库尔德人问题事关国家领土完整和边境安全稳定，双方应协调立场，共同努力制止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分裂倾向。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的出现，不仅将危及叙土两国的切身利益，也会给本地区带来更大的动荡和混乱。因此，叙土两国联合伊朗在1992年11月至1994年8月期间，举行了一系列的外长会议，对“维护伊拉克国家完整性”和反对建立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达成了共识。

前不久，叙总统巴沙尔访土，除了改善两国关系外，更重要的是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淡化乃至取消独立图谋。叙土两国总统共同表示，伊拉克应该保持统一，坚决反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试图独立的一切企图。巴沙尔表示，要谴责任何危害伊拉克领土完整的行为，土耳其总统塞泽尔则说，叙利亚和土耳其在保护伊拉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方面有共同观点，两国将致力于有效地“监督”这一目标的实现。巴沙尔结束访问后，土耳其外长居尔随即访问了伊朗，协调3国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立场。正如美国近东政策研究机构的一名分析家所言，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问题已经让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走得更近了。叙土的外交努

力曾引起了美国的关注,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表示,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仍将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库尔德人希望保护他们的历史特性并在地理上有所体现,但是它始终是伊拉克的一部分。

5. 叙土关系的新篇章

几十年来,由于存在着领土纠纷、水资源分配和库尔德人等问题,叙土关系一直紧张,双方的争斗有时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然而,随着90年代初海湾战争的爆发,尤其是近年美英军事占领伊拉克之后,叙土两国关系开始从互相猜忌走向缓解。1993年12月,土叙达成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12条协议,奠定了叙土两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1)立刻增进土叙之间的合作;(2)土无保留地向叙提供所需水源;(3)有关库尔德人的问题,土与叙要共同行动;(4)土叙共同合作,反对威胁两国统一和政权的破坏活动;(5)土叙同意,必须保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及边界不受侵犯;(6)土竭尽全力提供帮助,反对针对叙的国际行动;(7)土主要维护叙反对以色列及美国的政策;(8)土支持叙对黎巴嫩问题的立场;(9)叙帮助土阻止来自叙和黎北部领土上的反土活动。两国均反对恐怖主义,同意互不干涉内政。叙帮助摧毁建在贝卡谷地和靠近叙北部边境地区的非法组织基地,允许土在土叙边境采取针对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只需事前通报情况;(10)双方履行引渡协议;(11)土在它有关叙的声明中使用友好语言;(12)两国驻扎在叙土边境的军队互相合作,协助本协议的贯彻执行。^[6]

1999年,叙土双方在解决了奥贾兰问题之后,叙土边界紧张状态已趋缓和,两国经贸关系开始改善。2000年4月,土总统德米雷尔表示,现在和将来都愿维护与叙的睦邻友好关系。同年5月,第四次叙土混合委员会在大马士革召开。8月,叙总理米鲁会见参加第47届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的土耳其经贸代表团。9月,叙内政部长哈尔巴访土,讨论两国安全合作问题。11月,叙副总统哈达姆访土。2001年1月,两国签署了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与生产合作备忘录。同年4月,土军事代表团访叙。5月,叙土签署了交通合作备忘录。9月,两国签署关于安全和治理非法移民合作的协定。根据叙土发展双边关系的框架,两国就加强海关方面的合作在安卡拉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着重对加强双边合作和边界通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计划建立长效机制。2003年11月30日,叙政府向土移交了22名被通缉的嫌疑犯,以帮助土耳其调查发生在

伊斯坦布尔的61人死亡爆炸事件。

2004年1月6~8日,叙总统巴沙尔访问土耳其,与土耳其总统塞泽尔、总理埃尔多安及其他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会谈涉及双边关系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等。两国领导人同意消除过去的分歧,建立相互信任;愿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共同努力;一致强调反对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建立“联邦国家”;双方还签署了有关促进投资、避免双重征税和促进旅游业发展等三项协议。这是历史上叙总统首次访问土耳其,受到了两国官方和舆论的高度评价,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叙执政党机关报《复兴报》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一次“获得巨大成功的历史性访问”。土官员称,巴沙尔的访问是土叙关系出现转机并进一步改善的新起点。巴沙尔总统访土是叙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也是叙在美国进一步制裁的严峻形势下审时度势采取的一次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面对美国的强硬外交政策,叙积极努力地为自己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寻找更多的回旋余地。叙认为,通过加强与土的友好关系,在日后的中东政治版图上能够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巴沙尔总统对土的历史性访问,对改善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也有间接影响。以色列驻土大使馆发言人说,在巴沙尔离土一天后,以色列大使阿维维同埃尔多安进行了会谈,埃尔多安通报了巴沙尔总统的访土成果。以色列《国土报》最新报道,以军方高级将领正在不断向沙龙和国防部长莫法兹施压,希望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实现与叙和谈。可以相信,恢复叙以中东和谈,土耳其可能有所作为。

叙土两国在中东地区都是具有政治影响力国家。海湾战争引发的伊拉克库尔德族自治独立的倾向是两国关系恢复发展的催化剂,叙总统巴沙尔对土的历史性访问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有理由相信,叙土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既有利于解决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升两国在地区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也有利于两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注释:

[1]叙利亚2000年年鉴。

[2]朱和海:《中东,为水而战》。

[3]法国1998年2月《费加罗报》。

[4]叙利亚1998年1月《叙利亚时报》。

[5]卡塔尔2003年10月《阿拉伯半岛》。

[6]叙利亚1993年12月《十月报》。